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八上下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馬嗣佺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八上

起癸亥漢平帝元始三年。盡丙戌漢光武帝建武二年。凡二十四年

癸亥 元始三年考異按前已書元始元年此元始二字羡春聘安漢公莽女為皇后

莽欲以女配帝以固其權奏言長秋宮未建掖庭媵未充請考論五經定取后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女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莽恐其與己女爭即上言子材下不宜與衆女並采太后詔王氏朕外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守闕上書公卿大

夫伏省戶下咸言願得公女以為天下母太后從之集覽長秋宮索隱曰皇后宮名長秋者秋陰之始取其長而欲其久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嗣荀爽曰天子取十二女天之數也春秋成八年衛人來媵

注魯將嫁伯姬於宋故同姓來媵禮也九年晉人來媵左傳曰禮也十年齊人來媵公羊傳曰三國來媵非禮也何休學云諸侯一娶九女唯天子娶十二女解云此保乾圖文孔子為後王非古禮也廣繼嗣說

注見成帝建始二年娣姪

書法立后書氏恒也書安漢公莽女何權所在也故權在於光則書立大將軍光女權在於莽則書聘安漢公莽女權臣一㦸也然則霍后止書立此則曷為書聘厚聘也終綱目書立某女為皇后二而書聘者一而已矣

夏安漢公莽奏定制度

莽奏吏民車服田宅器械喪祭嫁娶奴婢品制立宮稷郡國縣鄉皆置學官

書法於是郡國縣鄉皆置學官不書削之也

安漢公莽殺其子宇滅中山孝王后家殺敬武公主及汜鄉侯何武故司隸鮑宣等數百人

莽長子宇非莽隔絶衛氏私與衛寶通書教衛后上書謝恩因陳丁傅舊惡冀得至京師莽白褒賞中山孝王后益湯沐邑七千戸宇復教令上書求至京師莽不聽宇與師呉章及婦兄呂寬議章以為莽好鬼神可為變怪以驚懼之因推類說令歸政衛氏宇即使寛夜持血灑莽第門吏發覺之莽執宇送獄飲藥

死盡滅衛氏支屬唯衛后在吳章要斬初章為當世名儒教授千餘人莽以為惡人黨皆當禁錮不得仕宦門人盡更名他師平陵云敞時為大司徒掾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斂葬之莽因是獄窮治黨與連引素所惡者悉誅之元帝女弟敬武長公主素非議莽紅陽侯立莽尊屬平阿侯仁素剛直皆以太皇太后詔迫令自殺郡國豪傑及漢忠直臣不附莽者何武鮑宣及王商子樂忌諸子皆坐死凡數百人海內震焉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絶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

集覽丁傅丁姬傅太后推類說令說輸芮反令平聲推原其比類而說誘之令其歸政質實

鮑宣渤海高城人

逢萌北海都昌人

書法辭繁不殺而莽之惡著矣故宇雖飲藥死書殺而鮑宣書故官

甲子四年春正月郊祀高祖以配天宗祀孝文以配上帝

考異祖當作帝○改殷紹嘉公曰宋公周承休公曰鄭公質

實承休縣名注見元帝初元五年○二月遣大司徒宮等迎皇后入未央宮

書法書迎入未央宮何莽伉也故皇后未有書聘者至莽女則書聘皇后未有書迎者至莽女則書迎終綱目皇后書迎者一而已矣

○遣太僕王惲等八人行天下觀風俗○加安漢公莽號宰衡

初陳崇張竦奏稱莽功德以為宜恢國如周公至是太保舜等及吏民上書者八千餘人復請如崇言章下有司有司請益封公以新息召陵二縣及黃郵聚新野田采伊尹周公稱號加公為宰衡位上公三公言事稱敢言之賜公太夫人號功顯君封子男二人為侯加后聘合為一萬萬以明大禮莽稽首辭讓不聽及起視事止減名陵黃郵新野之田復以所益納徵錢千萬遺太后左右奉共養者莽雖專權然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賂遺以千萬數知太后厭居深宮中乃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存見孤寡貞婦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為常太保舜奏言天下聞公不受千乘之土辭萬金之幣莫不鄉化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慚怍而退雖文王卻虞芮何以加宜報告天下奏可於是孔光愈恐固稱疾辭位詔太師毋朝十日一入省中置几杖賜餐物官屬按職如故

集覽　新息縣名屬汝南今汝寧

東南息州是召陵縣名屬汝南杜預曰穎川召陵縣召音劭括地志故城在豫州郾城東四十五里黄郵聚落名在豫州南十里新野南陽新野縣今屬鄧州宰衡周公為周太宰伊尹為商阿衡故采此號以尊之上公禮春官典命曰上公九命為伯注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為二伯二王之後亦為上公稱敢言之敢猶言不敢文王卻虞芮詩緜篇虞芮質厥成注虞芮之君争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畊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頒白者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所争田為閒田而退蘇林曰虞在陵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

正誤黄郵今按南陽郡新野縣有黄郵聚質實一統志云新息漢之縣名屬汝南郡晉為汝南郡治所後魏置東豫州梁改曰西豫州又改曰淮州東魏復曰

東豫州後周改息州隋廢唐復置貞觀初廢以縣屬蔡州金復置息州元屬汝寧府本朝改州為息縣屬汝寧府召陵古邑名即春秋時諸侯所盟之地秦置縣屬汝南郡漢改屬頴川郡晉省之故城在開封府郾城縣東四十五里新野漢之縣名屬南陽郡晉為義陽郡治後改義陽為新野郡治棘陽縣西魏改郡曰黄岡及改棘陽為百寧縣後周以南棘陽縣省入隋仍為新野縣屬鄧州唐省入穰州五代宋金俱為新野鎮元復置縣屬鄧州本朝因之屬南陽府虞古國名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魏為吳城漢為河東郡大陽縣地東漢置河北縣後魏置河北郡治此隋初罷郡以縣屬蒲州唐貞觀初改屬陝州天寶初因改漕瀆得古刃有篆文曰平陸遂改平陸縣金元屬解州本朝因之屬平陽府芮古國名春秋時芮伯寓居此戰國時為魏國之附庸漢置安戎縣後周改芮城縣及置永樂郡隋省郡以縣屬蒲州唐置芮州

貞觀初廢州以縣屬陝州金元屬解州本朝因之屬平陽府

起明堂辟雍靈臺立樂經徵天下通經異能之士

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胡氏曰明堂辟雍靈臺雖見於詩禮孝經孟子其制作之詳不可得而聞也然以理考之王者嚮明而治古之堂令之殿也故孝經以為宗祀之所孟子以為王政之堂然則是天子之外朝猶後世大朝會之正衙也若呂不韋青陽總章之制劉歆世室重屋之說則豈可盡信乎若靈臺則詩與孟子言之亦燕游之所耳若辟雍則未有明言其義也獨詩有之曰於樂辟雍又曰鎬京辟雍而已夫辟君

也雍和也言人君有和德則天地之和應之而天下之心服之也此二詩者亦言與民同樂建立都邑之事而已未遽及學校之政也況其上章又有皇王維辟之云哉王制記天子諸侯之學始有辟雍泮宮之名不知何所本而云也泮水之詩亦未有以見其為學校者獨取匪怒伊教之一言以為證則末矣

集覽

明堂注見武帝建元元年辟雍注見成帝綏和元年靈臺注見齊武帝永明十年圖讖注見光武建武中元元年河洛讖文又注見齊武帝永明三年讖緯呂不韋青陽總章之制記月令天子春居青陽夏居明堂秋居總章冬居玄堂山堂考索曰陸德明云月令是呂不韋作蔡伯喈云是周公作予考諸月令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斷非周公贊為之雖用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亦不可專歸之不韋要之補葺而訂正之者漢儒力也劉歆世室重屋之說三代明堂之制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世室宗廟

也言代代不毁也重屋正堂若大寢也四阿屋棟皆爲重複明堂明政教之堂也見周禮考工記山堂考索曰周禮始於劉歆而成於鄭康成漢成帝時劉向子劉歆校理秘書見之始得列序著於錄略然冬官亡矣歆以考工記足之考工記乃前世能識古制者所作也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爲非惟歆獨識焉後鄭康成作禮注泮宮泮通作頖胡氏曰記曰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鄭氏説有事於頖宮告后稷也頖宮郊之學也考諸禮記頖宮廟之類也若非廟之類欲祀上帝而以始祖祭於學宮何義也哉益知頖宮之非學昭昭矣而鄭氏考之未詳

書法 成帝之篇詔立辟雍未作而罷書惜之也於是書起明堂辟雍靈臺則恭奏爲之書起明堂辟雍靈臺始此終綱目書起明堂靈臺辟雍三是年光武中元元年晉成帝咸和六年石勒書立

明堂辟雍二晉成帝咸康五年張駿齊丙寅年元魏書定樂始此終綱目書定樂八是年新恭樂經

晉丁丙年魏制樂章壬午年梁正雅樂己丑年魏劉芳造樂器已未年西魏制樂隋文帝開皇九年

詔定雅樂唐高祖武德九年祖孝孫定樂戊午年后周實儼正樂書舉經士始此終綱目書經士五

是年蜀帝本初元年晉簡文帝咸安二年秦主陳丁酉年周主五代丁巳年周世宗

徵能治河者

時又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畧異者關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泰漢以來河決南北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室韓牧以為可略於禹貢九河處穿為四五宜有益王横言河入渤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海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

地已為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從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之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司空掾桓譚典其議為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后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衣食縣官而為之作乃兩便時莽但崇空語無施行者集覽本空空若也下可空同周譜周之世系也更開空更改也空音孔小穴也質實平原郡名注見光武建武三年東郡注見光武建武八年桓譚沛國相人

升宰衡位在諸侯王上

書法此殊禮也書曰升升命猶自上出也以莽之權而猶自上出何於是平帝尚幼太后專之書

升所以病太后也然則曷為不斥太后貶必於其重者如是足以示譏矣終綱目書位諸侯王上者

三是年獻帝建安十九年晉帝奕太和三年

○尊孝宣廟為中宗孝元廟為高宗○置西海郡

莽自以北化匈奴東致海外南懷黄支唯西方未有加乃遣使多持金幣誘塞外羌使言太皇太后聖明安漢公至仁天下太平五穀成熟或禾長丈餘或一粟三米或不種自生或不蠶自繭四年以來羌人無所疾苦願獻地内屬乃奏以為西海郡增法五十條犯者徙之以千萬數民始怨矣質實黄支南蠻

國名注見元始元年

更定官名及十二州界

分京師置前輝光後承烈二郡更公卿大夫元士官名位次及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罷置改易天下多事吏不能紀矣

乙丑五年春正月祫祭明堂集覽祫祭祫胡夾反公羊傳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柰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也續漢書三年一祫祫以冬十月五穀成故骨肉合飲食於太祖也又注見後主建興十五年禘禮○復南北郊

三十餘年間天地之祠凡五徙

置宗師

詔曰宗室子自漢元至今十有餘萬人其令郡國各置宗師以糾之致教訓焉

夏四月太師光卒以馬宮為太師貲實馬宮東海戚人○五月

加安漢公莽九錫考異按篡賊例曰凡篡國隨事異文而尤謹其始注曰王莽董卓曹操等自其得政遷官皆依范史直以自為書之又封拜例曰凡殊禮皆書注曰王莽加號九錫之屬王莽是自為之以自為書則此當書曰安漢公莽自加號宰衡安漢公莽自加九錫今刋本綱目於董卓曹操等凡其遷官加殊禮皆書自惟此二條不書自蓋傳錄闕漏耳

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后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及諸侯王公列侯宗室見者皆叩頭言宜亟加賞於安漢公乃策命安漢公莽以九錫莽稽首再拜受綠韍袞冕衣裳瑒琫瑒珌句履鸞輅乘馬龍旂九旒皮弁素積戎路乘馬彤弓矢盧弓矢左建朱鉞右建金戚甲胄一具秬鬯二卣圭瓚二九

命青玉珪二朱戸納陛署宗官祝官卜官史官虎賁三千人
集覽九錫何休曰禮緯含文嘉曰禮有九錫一輿馬二衣服三樂則四朱戸五納陛六虎賁七弓矢八鈇鉞九秬鬯皆所以勸善扶不能白虎通曰能安民者賜輿馬能富民者賜衣服能和民者賜樂則民衆多者賜朱戸能進善者賜納陛能退惡者賜虎賁能誅有罪者賜鈇鉞能征不順者賜弓矢孝道備者賜秬鬯舊説解輿馬謂大輅戎輅各一玄馬二也衣服謂玄袞也樂則謂軒縣之樂也朱戸謂所居之室朱其戸也納陛謂從中階而升也虎賁謂三百人也弓矢形旅之弓矢也鈇鉞謂大柯斧賜之專殺也秬鬯謂秬鬯之酒賜以祭祀也綠韍詩三百赤韍注韍亦作芾音弗即韠也韋為之所以蔽膝其色視裳其形圓殺直大抵下廣二尺上廣一尺其象天長三尺象三才頸五寸象五行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冕服謂之芾祭祀謂之韠名殊而義一也

衮冕周禮衮龍衣也衣五章裳四章凡九皆絺繡而畫以為衮曲阿也謂繡龍蟠曲也五冕圖曰衮冕十二旒以則天數繅玉五采前後各用玉百四十四王祀昊天五帝先王朝覲諸侯則服之上公亦龍衮前後皆九旒繅玉則用九馬輿服志冕冠垂旒前後邃延注邃垂也延冕上覆瑒琫瑒珌瑒杖梗反玉名又音暢琫補孔反珌音必琫珌佩刀上飾詩瞻彼洛矣鞞琫有珌注云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疏云古言鞞猶今言鞘句履句者履舄頭飾出履一寸其形岐頭輿服志赤舄絇履以承大祭周禮履人注句當為絇絇謂之拘著舄屨之頭以為行戒絇音劬又姜踰反疏云狀如刀衣鼻言絇者取自拘持使低目不妄顧視鸞輅注見成帝建始元年乘馬乘去聲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為度龍旂九旒旂倚也畫兩龍相倚以赤為之無文彩諸侯所建旒亦作旈旌旗之旓也禮巾車金路建大旂以賓

同姓以封龍旂九斿以象大夫謂象蒼龍宿之形唐車服志一品之旜九旒注周禮通帛為旜九旒至地諸侯九旒至軫大夫七旒至轂士三旒至肩皮弁素積禮司服王眡朝則皮弁服注皮弁之服用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為裳正義曰皮弁以鹿子皮為之高四寸長七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案積猶辟也蹙其腰中故謂之素積戎路戎車其飾如德車詳見輿服志彤弓矢彤丹飾也諸侯有大功則賜弓矢得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盧弓矢盧或作玈音龍都反黑也朱鉞金戚戚鉞戚並斧屬朱鉞謂以丹朱飾鉞之柄金戚謂以黃金飾戚也毛詩兵器圖戚與揚皆斧鉞別名傳謂戚為斧揚為鉞鉞大而斧小秬鬯二卣秬曰許反黑黍也鬯丑亮反香草也卣音酉又音由中尊也尊有三品彝中曰卣下曰罍爾雅疏彝受三斗卣五斗罍六斗以黑黍米擣鬱金草取汁而煑之和釀為酒其氣芬香條暢故謂之秬鬯

所以降神也謂當以錫命告其始祖故賜鬯禮書云鬱草十二花狀如紅藍鬯未祼也實卣其將祼則實彝矣禮九命然後賜秬鬯圭瓚以祭祖廟圭瓚禮典瑞曰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鄭玄曰圭瓚鬯爵也鄭司農云於圭頭為器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故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國語謂之鬯圭以肆先王祼先王祭也爵行曰祼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又禮玉人曰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注祼之為言灌也謂始獻酌奠也瓚形如槃其柄用圭有流前注用以灌鬯九命青玉珪禮大宗伯有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又典命曰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六器圖云以青圭禮東方東生物之方也故圭銳以象春九命然後賜之雜記云公圭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半寸

其下方朱戶注見九錫下納陛尊者之階曰納陛孟康曰納內也謂鑿殿基際為陛不使露也顏師古曰尊者不欲露而升陛故納之於霤下虎賁賁舊作奔言其勇猛如虎之賁騰也王莽以古有勇士孟賁故名虎賁

書法 書曰加命猶自上出也以莽之權而猶自上出何於是平帝尚幼太后專之書加所以病太后也書九錫始此終綱目書九錫十四莽曹操司馬懿司馬昭趙王倫桓玄劉裕蕭道成蕭衍陳霸先楊堅唐王淵王世充朱全忠書加一莽書以書加者二懿全忠皆不受者也書自為復辭始受者二昭裕餘皆書自

封王惲等八人為列侯

王惲等還言天下風俗齊同詐造歌謡頌功德凡二萬言詔以惲等宣明德化萬國齊同皆封為列侯時廣平相班穉獨不上嘉瑞及歌謡琅邪太守公孫閎言災害於公府甄豐劾閎造不祥穉絶嘉應嫉害聖政皆不道穉班倢伃弟也太后曰班穉後宮賢家我所哀也閎獨下獄誅穉懼上書陳謝願歸相印入補延陵園郎莽又奏為市無二賈官無獄訟邑無盜賊野無饑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之制犯者象刑

集覽無二賈言純質也賈讀曰價象刑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何休曰此孝經緯文也畫音獲畫猶設也其象刑者即唐傳云唐虞之象刑上刑赭衣不純注云純緣也時人尚德義犯刑者但易之衣服自為大恥中刑雜屨屨履也下刑墨幪幪巾也使不得冠飾以恥之也白虎通曰象刑者以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幪巾犯劓者赭其衣犯臏者墨其髕犯宮者扉犯大辟者布其衣裾而無領緣投

之於市與衆棄質實廣平國名注見武帝元狩四年之也扉扶味反琊琊郡名注見新莽天鳳四年

發定陶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秋八月太師大司徒宮罷

莽奏共王母丁姬懐帝太后皇太太后璽綬以葬請發冢取其璽綬太后不許莽固爭之太后詔因故棺改葬之莽奏共王母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藩妾服請更之奏可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之又隳壞共皇廟冷襃段猶等皆徙合浦徵師丹封義陽侯月餘薨馬宮嘗與議傳太后謚至是為莽所厚故追誅前議者而獨不及宮宮内慙懼上書自言詔以質實合浦縣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義陽縣名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侯就第

書法 書發冢何甚之也終綱目書戮棺三是年唐景龍四年武三思天寶十二年李林甫惟三思非譏辭

冬十二月安漢公莽弒帝 **考異** 按纂賊例曰以毒弒者加進毒字而不地注曰如莽冀之類今分注莽因臘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崩而大書不曰進毒蓋亦闕漏 **考證** 當加進毒於弒帝之上○按漢書平帝崩於未央宮斂加元服葬康陵綱目於漢諸帝皆書葬夫何於平帝獨不曰葬康陵無乃失書乎曰非也春秋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王莽篡賊干統十有四年之久然後劉玄起光武中興衆共誅之綱目不書葬平帝蓋夲春秋之法也歟 **質實** 一統志云康陵在西安府咸陽縣西二十五里

帝益壯以衛后故怨不悅莽因臘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請命於泰畤願以身代藏策金縢

置於前殿敕諸公勿敢言帝崩莽令吏皆服喪三年歛加元服葬康陵班固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褒善顯功以自尊盛觀其文辭方外百蠻無思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乎變異見於上民心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

集覽 臘日漢以大寒後戌日為臘記月令孟冬臘先祖羅壁識遺曰鄭玄注臘即周禮所謂蜡祭也余讀玉燭寶典云臘祭先祖蜡祭百神則蜡與臘異蜡祭因饗農以終歲勤動而息之臘獵也獵取禽獸祭先祖重本始也二祭寓意不同所以臘於廟蜡於郊又注見新莽始建國三年祖臘藏策金縢武王有疾周公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死史錄其策藏之於匱緘之以金故曰金縢匱也縢即束縛之義

發明 平帝之終前史雖明言置毒酒中然皆以帝崩為文至綱目始正名定罪直書弒逆者所以誅亂臣賊子為萬世戒爾凡莽紛紛制作褒賞殺戮不可勝紀綱目雖不盡削要之大逆大惡之

人其姦偽之迹初無足深論者故亦得略之

以平晏為大司徒

書法帝弒矣晏之為司徒孰以之以之者莽也凡上書事下書拜官官其事也上書弒帝下書以晏為司徒晏蓋與聞乎弒者故莽封拜平晏不書書曰其黨與合而觀之當時之獄具矣

○太皇太后詔徵宣帝玄孫又詔安漢公莽居攝踐祚

太后與羣臣議立嗣時元帝世絶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弟不得相為後乃悉徵宣帝玄孫選立之初泉陵侯劉慶上書言皇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攝行天子事如成王周公故事羣臣皆以為宜至是前輝光謝囂奏浚井得白石有丹書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太后曰此

誣罔天下不可施行太保舜謂太后事已如此無可奈何莽非敢有他但欲稱攝以重其權鎮服天下耳太后力不能制乃下詔曰已徵孝宣皇帝玄孫二十三人差度宜者以嗣孝平皇帝之後玄孫年在襁褓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其令安漢公居攝踐祚如周公故事具禮儀奏於是羣臣奏言請安漢公踐祚服天子韍冕背斧依於戶牖之間南面朝羣臣聽政事車服警蹕民臣稱臣妾皆如天子之制祭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自稱曰予平決朝事常以皇帝之詔稱制其朝見太皇太后皇帝皇后皆復臣節自施政教於其宮家國采如諸侯禮儀故事詔曰可集覽見王見在為王者前輝光莽分京師置前輝光後承烈二郡踐祚記文王世子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注涖視踐履也成王不能視阼周公代履阼階攝王位治天下背斧階行人君之事依背亦作倍斧亦作黼依亦作扆三禮圖扆之狀從

廣八尺畫為斧形今之屏風則遺象也昔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鄭玄曰天子周公也負之言倍也斧依為斧文屏風於牖戶間周公於前立焉家國采刑法志采地注采官也因官食地曰采地羅壁識遺曰采者采取賦稅自供不得有其土地人民仍不得世封後漢馮魴其先食菜馮城貢父曰案文菜當為采音乃為菜耳

質實 泉陵漢之縣名屬零陵郡東漢郡治於此晉以後因之隋改泉陵為零陵縣以應陽永昌祁陽三縣省入屬永州唐宋元仍舊國朝因之為永州府治所仍屬焉

書法 書又詔何病太后也既詔徵宣帝玄孫矣未至而又詔莽居攝踐祚然則王莽之簒太后不得辭其咎矣

丙寅 孺子嬰居攝元年春正月王莽祀南郊

書法前弑書安漢公莽矣此書王莽何不予其祀南郊也綱目別嫌明微故於此斥書之自是有事皆斥書莽而削其姓

發明莽之竊國固無足言然自居攝以前綱目皆書其官者明其猶為漢之臣子也至是始削去之而稱王莽自此以後止書莽矣

○三月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

嬰廣戚侯勲之孫顯之子也年二歲託以為卜相最吉立之

質實一統志云廣戚漢之縣名屬沛郡元魏省之故城在徐州城西北一百八十里沛縣境内

尊皇后曰皇太后○夏四月安衆侯劉崇起兵討莽不

克死之

安衆侯劉崇與相張紹謀曰莽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莫敢先舉此乃宗室之恥也吾帥宗族為先海内必和從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

質實

安衆縣名注見獻帝建中三年宛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七年

書法

於是崇帥百餘人攻宛不入而敗耳書起兵死之予倡義也書死之始此終綱目書死之五十五

是年劉崇二年翟義莽已已年劉快靈帝中平四年傳燮獻帝建安二十三年耿紀等後主景耀三年魏王經炎興元年傅僉諸葛瞻父子北地王諶晉武帝太康元年吳張悌惠帝永熙七年周處永興元年劉忱嵇紹懷帝永嘉五年譙登愍帝建興元年庾岷等四年吉朗元帝建武元年辛

寶大興四年段匹磾永昌元年燕王承成帝咸和三年卞壺桓彝哀帝興寧三年沈勁孝武帝大元元年涼掌據四年吉挹十年燕王兗十三年後秦徐嵩十四年秦后毛氏安帝元興元年姚平義熙十年何無忌辭壬午年顏見遠梁丁未年魏崔楷己巳年梁常燦張嵊等唐戊寅年劉感呂子臧己卯年張善相辛巳年李玄通高宗龍朔二年來濟中宗嗣聖十五年高叡玄宗天寶十四載李憕等十五載顏杲卿張興肅宗至德二載張巡等德宗建中元年段秀實懿宗咸通四年蔡襲五代癸未年唐裴約梁王彥章庚寅年唐姚洪辛卯年夏魯奇甲午年宋令詢乙巳年晉沈斌辛亥年漢翟廷美乙卯年蜀趙崇溥丁巳年唐仁贍戊午年唐張彥卿凡六十一人

發明 劉崇起兵從者僅百餘人可謂微之微者矣然書爵書討書死之者所以正逆賊之罪褒

死節之誼爲後世勸也

五月太皇太后詔莽朝見稱假皇帝

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鎮海內太后乃詔莽朝見稱假皇帝

冬十月朔日食○西羌反

西羌龎恬等怨莽奪其地反攻西河太守莽遣兵擊破之集覽龎恬西羌種名

丁卯

二年夏五月莽更造貨

錯刀一直五千契刀一直五百大錢一直五十與五銖錢並行民多盜鑄者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黄金輸御府受直然卒不與直集覽錯刀食貨志貨寶於金利於刀如淳曰名錢爲刀以其利於民也莽

造錯刀葢身形如刀以黄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錯塗也契刀其環如大錢徑寸二分文曰契刀五百

書法自吕氏乙卯始書行八銖錢終西漢之世錢貨凡七變綱目悉書之於是莽鑄大錢一直五十不書書更造貨略之也已已作小錢重一銖不書書禁剛卯金刀庚午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不書書作寶貨甲戌作貨布貨泉二品不書書改錢貨法皆略之也其略之何數更也莽自居攝以至傳首十有八年耳而錢貨凡四變莽之煩於改作類如此自古以來錢弊數變未有如莽之亟者也

秋九月東郡太守翟義起兵討莽立劉信為天子三輔豪桀起兵應之莽遣兵拒擊義戰不克死之信亡走

東郡太守翟義方進之子也與姊子陳豐謀曰新都侯攝天子位必代漢家今宗室衰弱外無彊藩天下

傾首服從莫能亢扞國難吾父子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欲舉兵西誅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先帝汝肯從我乎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璜結謀勒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立信為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攝天子位欲絶漢室今天子已立共行天討郡國皆震比至山陽衆十餘萬莽聞之惶懼不能食太皇太后謂左右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莽乃拜孫建等七人為將軍將甲卒發奔命以擊義三輔豪桀趙朋霍鴻等聞義起自稱將軍燒官寺殺郡尉相與謀曰諸將精兵悉東京師空可攻長安衆至十餘萬火見未央前殿莽復拜王紀為將軍西擊朋等日抱孺子禱郊廟會羣臣而稱曰昔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禄父以畔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

此況臣莽之斗筲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莽依周書作大誥諭天下以當反位孺子之意諸將東至陳留與翟義會戰

集覽 發奔命發徵發也奔命謂奔走來歸命者荀子曰奔命者不獲祿父紂之子即武庚也父音甫

質實 東郡注見光武建武八年翟義汝南上蔡人

發明 王莽簒逆舉朝和之舉天下和之是無一人知義者前日劉崇起兵從者僅百餘人今翟義之起遂至十餘萬衆義兵亦少振矣雖不克而死然聲大義於天下使賊莽之罪益以暴著其有功於漢為如何哉三輔應者書曰豪傑所以褒從義之士為臣子之勸爾綱目急於討賊如此其為後世之戒豈不嚴哉

戊辰 初始元年春地震○三輔兵皆破滅

王級等擊趙朋霍鴻皆殄滅諸縣悉平莽乃置酒白虎殿治校軍功依周制爵五等以封功臣當賜爵關內侯者更名曰附城莽於是自謂威德日盛大獲天人之助遂謀即真之事矣

書法不書莽破滅之何不以逆加順也故上書義戰不克死之此書三輔兵皆破滅不書漢兵與莽守將甄阜梁丘賜戰不利皆不以逆加順之辭也綱目託莽之敗凡戰皆不以莽主之

秋九月莽母功顯君死

莽母死意不在哀自以居攝踐祚奉漢大宗之後為功顯君緦縗弁而加麻環絰如天子弔諸侯服凡壹弔再會而令孫新都侯宗為主服喪三年司威陳崇奏莽兄子光殺人莽怒切責光光遂母子自殺初莽以事母養嫂撫兄子為名及後悖虐復以示公義焉集覽緦縗弁而加麻環絰周禮司服王為諸侯

總縗其首服弁絰注君爲臣服弔服也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鄭司農云環絰謂弁絰服謂之環言輕細如環之形

書法莽母何以書莽不予也卒書曰死綱目之疾惡嚴矣是故莽母書死莽妻書死莽太師書死莽大夫書死所以賊莽也凡盜賊書死

發明莽母不書卒而書死惡其母所以惡莽也莽前殺其子宇猶書之至是殺嫂及其子光削而不書者大惡之賊不責其小罪也

十一月太皇太后詔莽號令奏事毋言攝

劉京言齊郡新井扈雲言巴郡石牛臧鴻言扶風雍石莽皆迎受十一月莽奏壬子冬至巴石牛雍石文

皆到未央前殿臣與太保舜等視天風起塵冥風止得銅符帛圖於石前文曰天告帝符臣莽敢不承用臣請號令天下天下奏言事毋言攝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用應天命臣莽夙夜養育隆就孺子令與周之成王比德侯加元服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奏可

集覽新井齊郡臨淄縣昌興亭長辛當一暮夢天公使來告之曰攝皇帝當為真即不信此亭中當有新井晨起視之誠有新井入地且百尺石牛在巴郡雍石石在扶風郡雍縣是也復子明辟如周公故事事見周書洛誥篇

質實齊郡注見桓帝永康元年青州巴郡注見獻帝建安十九年扶風郡名注見周顯王八年岐縣雍縣名注同上年

書法於是莽奏請也不書直書太皇太后詔何莽之篡太后成之也故自詔居攝詔稱假皇帝詔毋言攝每進必有太皇太后所以深病之也

十二月哀章作銅匱以獻莽莽自稱新皇帝更號太皇太后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

梓潼人哀章學問長安素無行作銅匱為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璽邦傳予皇帝金策書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禪御王冠謁太后還坐未央宮前殿下書曰皇天上帝隆顯大祐屬子以天下兆民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祇畏敢不欽受已御王冠即真天子位建有天下之號曰新以十二月朔為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時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莽請之太后不肯授莽使安陽侯舜諭指太后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餘

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為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為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欲以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曰我老已死如而兄弟今族滅也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於是張永獻符命言太皇太后當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從之班彪曰三代以來王公失世稀不以女寵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為天下母饗國六十餘載羣弟世權更持國柄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悲夫集覽邦傳予邦漢高帝名予讀曰與臣等已無可言顏師古曰言不可諫止也滹南王若虛諸史辯惑曰顏說非也

其意蓋云不足道而已新都謂新都侯王莽也案新都屬廣漢郡今成都府新都縣卷卷顏師古曰讀與拳拳同前書賈捐之傳敢昧死竭卷卷

正誤 臣等已無可言今按王舜意謂固知不可但事勢如此無可說者

質實 一統志云梓潼郡名注見獻帝建安十八年安陽縣名注見秦二世三年新都漢之縣名屬廣漢郡後置新都郡晉徙新都郡治雒縣仍屬馬梁置始康郡西魏郡廢隋改新都曰興樂縣後併入成都唐復置新都縣宋元仍舊國朝因之改屬成都府

書法 書稱帝有之矣未有書自稱皇帝者此其書自稱何若曰哀章作銅匱耳而莽遽自稱其非天命明矣故雖以十二月朔為元年正月朔不書不成之為帝也終綱目書自稱皇帝二王莽趙王倫皆無故而然者也

發明書以莽為大司馬者太母也書詔莽居攝踐祚者亦太母也書詔莽稱假皇帝書詔莽號令奏事毋言攝者又皆太后也莽之為姦飾詐行脅制之術元后固無如之何然非頼其主之於内亦何以肆其謀哉至於改號即真乃始卷卷於一璽蓋已晚矣綱目書莽篡竊之由一則曰太皇太后二則曰太皇太后所以推原其本為後世外戚之戒爾後之母后欲私其家者盍亦以是為鑒乎

巳新莽始建巳國元年

考異　按歲年例曰篡賊朱注國名墨注年號則此新莽二字當用白字

春

正月莽廢孺子為定安公孝平皇后為定安太后

莽策命孺子為定安公封以萬戶地方百里立漢祖宗之廟於其國與周後並行其正朔服色以孝平皇后為定安太后讀策畢莽親執孺子手流涕歔欷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辟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

得如意哀嘆良久中傅將孺子下殿北面稱臣百僚陪位莫不感動定安第置門衛使者監領勅阿乳母不得與語常在四壁中至長大不能名六畜

質實 一統志云安定漢縣名屬安定郡後廢之故城在延安府寧州城內

按金匱封拜其黨與

莽按金匱封拜王舜平晏劉秀哀章為四輔甄邯王尋王邑為三公甄豐王興孫建王盛為四將凡十一公王興故城門令史王盛賣餅兒莽按符命求得此姓名十餘人兩人容貌應卜相徑從布衣登用以示神焉

書法 特筆也於是封拜者十一公不悉書書曰其黨與賤之也

改諸官名降漢諸侯王皆為公王子侯皆為子

王二十二人侯百八十一人

立九廟以漢高廟為文祖廟

莽因漢承平之業一朝有之其意未滿陋小漢家制度欲更為疏闊乃自謂皇帝虞舜之後至齊王建孫濟北王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故以黃帝為初祖虞舜為始祖追尊陳胡公為陳胡王田敬仲為齊敬王謚濟北王安為愍王立祖廟五親廟四天下姚嬀陳田王五姓皆為宗室以漢高廟為文祖廟漢氏園廟祠薦如故

集覽文以漢高廟為文祖廟書舜典受終于文祖蔡氏傳曰受終者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文祖者堯始祖之廟未詳所指為何人今莽以漢高廟為文祖廟者欲法舜受終之義

禁剛卯金刀

莽以劉之為字卯金刀也詔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乃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更作小錢徑六分重一銖與前大錢五十者為二品欲防民盜鑄乃禁不得挾銅炭

夏四月徐鄉侯劉快起兵討莽不克死之質實一統志云徐鄉漢之縣名屬東萊郡東漢省之故城在登州府黄縣界内武帝封膠東王子為徐鄉侯即此○莽禁

不得買賣田及奴婢

莽曰古者一夫百畝什一而稅秦壞聖制廢井田彊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闌制於民臣顓斷其命繆於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漢氏減輕田租三十稅一常有更賦罷癃

咸出豪民侵陵分田刼假實什稅五也故富者驕而為邪貧者窮而為姦俱陷於辜刑用不錯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鄉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胡氏曰井田良法致治平之本也古之帝王以天下為公視民饑寒如在己故均地利以予民而不專其奉加以公卿諸侯選賢舉德共行此道待以悠久故法立而弊不生維持千有餘年及秦廢之漢不能復至董仲舒始欲以限田漸復古制其意甚美然終不能行者以人主自為兼并無以使民興於廉也又況莽賊而能行乎然井田實萬世之良法而買賣奴婢之禁亦仁政所當先不可以莽所嘗為而指以為非也集覽與牛馬同闌莽本傳闌作蘭顏師古曰蘭遮蘭也即牛馬蘭圈分田刼假食貨志注分田謂貧者無田

取富者田耕共分所收假者貧人賃富人田劫者富人劫奪其税侵欺之也刑用不錯錯置也古者民不犯法刑錯而不用今則刑用而不錯四裔賈逵曰四裔之地去王城四千里裔衣裾也徐廣曰裾衣邊也故謂之四裔井田良法穀梁傳宣十五年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范甯注出除公田八十畝餘八百二十畝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畝餘二十畝家居二畝半為廬舍楊士勛疏云何休又云古者井田之法一夫一婦受田百畝身與父母妻子五口以為一戶公田十畝又廬舍二畝半凡為田一頃一十二畝半也八家而有九頃故曰井田若五口之外名曰餘夫餘夫率受田二十五畝半記異聞耳於范氏注亦無所取

秋遣五威將帥班符命更印綬

遣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王侯官吏外及蠻夷皆即授新印綬因収故漢印綬五威將乘乾文車駕坤六馬背負鷩鳥之毛服飾甚偉每一將各置五帥將持節帥持幢東至夫餘南歷益州西至西域北至匈奴庭

集覽 鷩鳥顏師古曰鷩必滅反雉屬即鵔鸃也釋名雉之憨惡者陸佃云冠背毛黄項上綠胷腹洞赤可禦火夫餘地名在長城北本高麗國王子名東明者王欲殺之走渡施掩水因都夫餘故以為號夫通作扶

質實 夫餘東夷國名注見桓帝延熹九年益州郡名注見武帝元狩元年西域注見哀帝元壽二年匈奴庭注見武帝元狩四年

冬靁桐華大雨雹

二年庚午 春二月莽廢漢諸侯王為民

五威將帥還奏事漢諸侯王為公者悉上璽綬為民以獻符命封侯者三人班固曰漢興懲秦孤立之敗尊王子弟大啟九國諸侯比境周匝三垂天子自有三河東郡頴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然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分齊趙景帝削吳楚武帝下推恩之令而藩國自析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疎遠生於帷墻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埶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顓作威福詐謀

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韍惟恐在後或乃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

集覽三垂東南西三邊末流溢以致溢原父曰以其原夲大而末流易於汎溢故滿而溢睽孤横逆易睽卦注睽乖之時孤立無援故曰睽孤孟子曰有人待我以横逆注不順理也七國之難景帝時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楚王戊趙王遂七國反衡山淮南之謀武帝時衡山王賜淮南王安二國謀反左官之律漢書音義曰人道尚右故降秩為左遷捨天子仕諸侯為左官附益之法漢書音義曰謂背正法而厚於私家也厥角稽首書泰誓百姓懔懔若崩厥角注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孟子畫心若崩厥角稽首注若崩厥角額角犀厥地名稽首拜命亦以首至地也

正誤大啓九國周匝三垂今按漢都長安在西當謂東南北三邊九國者燕代

齊趙梁楚吳淮南長沙也

立五均司市錢府官令民各以所業為貢榷酒酤

國師公劉秀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莽遂於長安及洛陽邯鄲臨淄宛成都立五均司市錢府官司市常以四時仲月定物上中下之賈各為其司平民賣物不售者均官考驗得實用其本賈取之物貴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與民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又民有乏絕欲賒貸者錢府與之每月百錢收息三錢諸取金銀連錫鳥獸魚鼈畜牧桒蠶織紝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祝方技商賈皆各自占所為於其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分之而以其一為貢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官一歲義和魯匡復奏請榷酒酤從之

集覽泉府周禮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鄭司農云故

書泉或作錢㕥不售與欲得民賣物不售者均官收之民欲賒貸者泉府之官與之周禮司市以泉府同貨而斂賒注同者謂民貨不售則為斂而買之民無貨則賒貰而予之五均食貨志樂語有五均鄧展曰樂語樂元語河間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贊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立五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司市周禮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為其司平平去聲平定物賈也周禮司市質劑鄭司農云今月平是也平皮命反連錫連本作鏈鉛礦也錫鑞也自占注見武帝元狩四年所之縣句絕之適也作縣官於所之之縣役作一歲以示罰也羲和莽改大司農曰羲和後又改名納言

正誤　於其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令按史註不敢指斥天子謂為縣官此云縣官猶今言官司公家也於其所之當為一句謂所適之處也食貨志作於其所在之縣官多一在字謂所在處之縣官也下文復出縣官字集覽破句專指所適

之縣非也

書法 漢武之篇書初榷酒酤至昭帝罷之矣於是再見自是至晉有書開弛無書榷者則莽復作俑故也

匈奴擊車師戊已校尉官屬殺尉應之

莽既班四條護烏桓使者告烏桓毋得復與匈奴皮布稅匈奴責稅收酋豪縛倒懸之酋豪昆弟共殺匈奴使單于聞之發兵攻擊毆婦女弱小且千人去置左地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桓持財畜往贖匈奴受留不遣及五威將帥至匈奴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單于再拜解故印綬奉上將帥受著新紱不解視印至夜右帥陳饒曰單于視印見其變改必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

距也不如椎破故印以絶禍根將帥猶與莫有應者
饒燕士果悍即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白將帥曰
漢諸侯王已下乃有漢言章今去璽加新與臣下無
別願得故印將帥示以故印單于知已無可奈又多
得賂遺即遣弟隨將帥入謝將帥還過左地見烏桓
民多以聞詔匈奴還之單于重怨恨乃遣兵萬騎以
護送烏桓為名勒兵朔方塞下莽遣兵擊之當出西
域車師後王悍於供給謀亡入匈奴都護但欽斬之
其兄狐蘭支遂將衆二千降匈奴單于遣兵與共擊
車師殺後城長傷都護司馬戊已校尉吏陳良終帶
等殺校尉將
人衆降匈奴
集覽
四條平帝元始二年頒四條於匈
酋豪酋長豪彊也酋慈秋反不音
囚酋長黠帥之稱左地即左方也先匈奴左方王將
居東方直上谷元封六年徙左方兵直雲中猶與注
見泰孝文王元年猶豫有漢言章漢之諸侯王印乃
有漢字而謂之章也案漢官儀吏秩比二千石以上

銀印䨱紐其文曰章刻曰某官之章後城長後王城之長戊己校尉吏陳良終帶皆戊己校尉之吏也

冬莽罷漢廟及諸劉為吏者

孫建奏陳良終帶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漢氏宗廟不當在長安城中及諸劉當與漢俱廢請皆罷之莽曰可嘉新公國師等三十二人皆知天命集覽勿罷賜姓曰王唯國師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

嘉新公國師國師劉秀也加封為嘉新公

更號定安太后曰黃皇室主

太后年未二十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欲嫁之乃更號為黃皇室主欲絕之於漢令孫建世子盛飾將醫問疾太后大怒因發病不肯起

書法書何予守義也終綱目故后書更號者二黄皇室主隋樂平公主皆守義者也據北齊太

原公主不書更號改節故也

十二月癰〇莽改匈奴單于為降奴服于遣其將軍孫建等擊之

莽恃府庫之富欲立威匈奴乃更名匈奴單于曰降奴服于遣孫建等率十二將分道並出募卒三十萬人先至者屯於邊郡須畢具乃同時出窮追匈奴內之丁令分其國土人民以為十五立呼韓邪子孫十五人皆為單于質貫丁令西域國名注見武帝天漢元年

書法戰國之大夫稱其所以别外大夫也莽雖篡逆天下一人矣則莽臣何以書其若曰其所

謂將軍云爾不予其有將軍也

更作寶貨

莽下書曰寶貨皆重則小用不給皆輕則儆載煩費輕重大小各有差品則用便而民樂於是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凡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百姓憒亂其貨不行乃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盜鑄者不可禁乃重其法一家鑄錢五家坐之沒入為奴婢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又數變改不信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莽復下書諸挾五銖錢者投四裔抵罪者不可勝數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人至涕泣於市道

集覽 儆載儆子就反儥也平準書注索隱曰服虔謂載云儆言所輸物不足償其雇載之費也龜貝古者貨貝寶龜食貨志曰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注

龜以卜占貝以表飾又有十朋五貝皆用為貨直各有多少兩貝為朋故直二百一十六元龜十朋故直二千一百六十以下各有差錢布索隱曰周景王鑄大錢布泉者言貨流布民間故周禮有三夫之布食貨志云貨布長二寸五分首長八分足枝長八分

莽將軍甄豐自殺莽遂殺劉棻甄尋丁隆等數百人

莽之謀篡也吏民爭為符命皆得封侯其不為者相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司命陳崇白莽此開姦臣作福之路而亂天命宜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驗治非五威將率所班皆下獄初甄豐劉秀王舜為莽腹心唱導在位褒揚功德安漢宰衡之號皆所共謀而豐等亦受其賜並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居攝之萌出於劉慶謝囂等莽羽翼已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封豐等子孫以報之豐等爵位

已盛心意已滿又實畏漢宗室天下豪桀而疏遠欲進者並作符命莽遂據以即真舜秀內懼而已豐素剛彊莽覺其不說而豐子尋復作符命言黃皇室主當為尋妻莽怒曰黃皇室主天下母此何謂也收捕尋豐自殺尋亡捕得辭連國師公秀子棻及門人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乃流棻於幽洲放尋於三危殛隆於羽山皆驛車載其屍傳致云

集覽 棻扶分反 幽洲馬融曰北裔也水中可居者曰洲帝堯本紀作幽陵括地志云故龔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居此城崇山南裔也在今澧州正義曰張揖云崇山即狄山也案海外經云狄山帝堯葬其陽三危西裔也括地志云三危山有三峯故名三危一名卑羽山在沙州敦煌縣東南三十里鄭玄引河圖及地說云三危在鳥鼠山西南與岐山相連或曰今金城河關縣西南羌地是濱于析支至于河首綿亘千里羽山東裔也括地志

云羽山在今沂州臨沂縣索隱曰寀水經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殛鯀之地杜預曰俗名懲父山祝其夾谷之地傳致傳株戀反驛遞也致送詣也質實一統志云幽洲一作州十里即共城是也括地志云故共城在檀州燕樂縣界乃舜流共工于幽洲之地崇山在岳州府慈利縣西北三十里舜放驩兜于崇山即此三危山名在陜西行都指揮使司故沙州城東南二十里其山三峯峭絶舜殺三苗于三危即此羽山在登州府城東南三十里舜殛鯀于羽山即此又淮安府贛榆縣西北八十里有羽山亦言是舜殛鯀之處二說未詳孰是

書法於是莽既即真豈不悅莽覺之及豈子尋作符命莽收捕尋豈自殺莽有誅意於豈則曷為止以自殺書罪豈也豈以莽即真故不悅猶有天理焉則其罪之何豈為莽腹心以成其篡莽事

已成而始不悅則已晚矣書曰自殺若曰其所自取云爾下書遂殺劉棻等數百人則甚莽也前書殺敬武公主等數百人此書殺劉棻等數百人而兵起繼之矣

起八風臺

莽始興神僊事以方士言起八風臺臺成萬金【集覽】八風臺觀四方而高者曰臺以別八方之風也左傳隱五年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又昭二十年八風注易緯通卦驗云東北曰條風東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曰廣莫風條風一名融風明庶風一名谷風景風一名凱風呂氏春秋八風東北炎東滔東南熏南巨西南涼西飂西北厲北寒漢魏鮮正月旦日決八風風從南大旱西南小旱西有兵西北戎菽為小雨趣兵北為中歲東北為上歲東大水東南

民有疾疫歲惡

辛未三年匈奴諸部分道入寇殺守尉略吏民州郡兵起考異

提要書曰分道入塞按征伐例中國無主但云入塞據四年書略人入邊當從提要為是

莽遣將將兵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則脅拜咸為孝單于助為順單于皆厚加賞賜咸走出塞傳送助登長安後助病死以登代之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遣兵入雲中塞大殺吏民歷告左右部諸邊王入塞殺太守都尉略吏民畜産不可勝數是時諸將在邊以大衆未集未敢出擊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必有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

策秦無策焉周宣王時獫狁内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蟁蝱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輙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定中國内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内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釜鍑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

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身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今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莽不聽轉兵穀如故吏士屯邊者所在放縱而內郡愁於徵發民棄城郭始流亡為盜賊并州平州尤甚莽遣中郎繡衣執法分督之皆乘便為姦撓亂州郡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烟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滿野及莽擾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繫獲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

集覽 右犁汗匈奴王之號也名咸汙音寒獫狁前書匈奴傳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邊索隱曰唐虞以上曰山戎亦曰葷粥夏曰淳維殷曰鬼方周曰玁狁秦漢曰匈奴 釜鍑鍑大口釜也音富銜尾相隨馬銜隨馬尾而

行也喻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霆擊荀子疆國篇黭然而雷擊之注黭然卒至貌言如雷震霆擊不可測也中郎繡衣前百官表中郎秩比六百石侍御史有繡衣直指出討奸猾

質實

雲中塞雲中注見秦王政三年并州注見晉愍帝建興四年平州注見秦王政三年右北平

書法

夷狄之害輕書入塞重書入寇恒辭也於是殺守尉略吏民矣其不書入寇何弃故寇也故此書匈奴入塞下書貉人入邊壬申年兵起何盜也盜也曷為以兵起書弃故盜也然則曷為不書起兵衆辭也與起義者徹異矣匈奴貉人不書寇盜不書盜綱目之討賊嚴矣哉

發明

匈奴夷狄也不曰入寇而曰入塞州郡部屬也不曰盜起而曰兵起誠以篡逆之賊人皆得而誅之故變文起義書法若此其汲汲討賊之意為何如哉故曰綱目修而亂臣賊子懼

莽太師王舜死

舜自莽篡後病悸寖劇死

莽迎龔勝為太子師友祭酒勝不食而卒

莽遣使者奉璽書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即拜為太子師友祭酒使者與郡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疾篤為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付璽書奉印綬内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制作未定待君為政以安海内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乃發莽許之使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

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惲等白之勝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因敕以棺歛喪事語畢遂不復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是時清名之士又有琅邪紀逡齊薛方沛唐林唐尊皆以明經飭行顯名逡兩唐皆仕莽封侯貴重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莽說其言不彊致隃麋郭欽為南郡太守杜陵蔣詡為兖州刺史亦以廉直為名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卧不出戶卒於家沛國陳咸以律令為尚書見何武鮑宣死歎曰易說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吾可以逝矣即乞骸骨去職莽篡位召咸為掌寇大夫咸謝病不肯應三子參豐欽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入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悉收歛其家律令書文壁藏之又

齊栗融北海禽慶蘇章山陽曹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班固曰王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
焉貞而不諒薛方近之郭欽
蔣詡好遯不汙絕紀唐矣

集覽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記喪大記
寢東首於北牖下汪氏曰病者常居北牖北鄉陰也人君所視南面南鄉陽也故有疾而君視之則遷向
南牖下也詳見論語解要說要一遥反勸也說式灼反誘之也下有巢由皇甫謐曰髙士傳許由字武仲
閒堯致天下而讓焉乃遁於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堯又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濵時有巢父
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而問其故由對曰堯欲召我我惡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髙岸深谷誰能
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汙吾犢口遂牽犢上流飲之箕山之節莊子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遂遁於
箕山之下正義曰箕山在洛州陽城南三十里又漢中郡襄城西北十五里有箕山漢成時鄭子真隱此

王鳳備禮聘之子真不聽隃麋地志扶風郡有隃麋縣漢家祖臘祖者道祭也禮夏官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注注謂祖道轢軷磔犬也詩云取羝以軷詩家說曰將出祖道犯軷之祭也備要餞送類注共工氏之子曰脩好遠遊祀之以為祖神漢以午日祖也臘者歲終之大祭月令孟冬臘先祖注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高堂隆魏臺訪議曰王者各以其行盛日為祖墓日為臘水土皆盛於子墓於辰今魏以土德王天下宜以子祖辰臘如漢家以火德王火盛於午墓於戌故以午祖戌臘說文冬至後第三戌日是王貢前漢王吉與貢禹絕紀唐矣史曰絕於紀唐遠矣注絕絕殊也

質實

一統志云龔勝彭城人祭酒官名注見獻帝建安元年箕山在河南府登封縣東南三十里一名崿嶺昔許由隱此堯名為九州長不欲聞滌耳水濱巢父牽犢上流而飲之即此上有許由墓隃麋漢之縣名屬右扶風晉省隃麋後周置

汧陽郡及縣以在汧水之陽故名尋廢郡以縣屬隴州唐宋金元皆仍舊本朝因之屬鳳翔府

書法　莽臣皆書死賊莽也終莽之篇惟龔勝書卒所以殊之於莽臣也綱目書不食而卒三是年龔勝桓帝延熹元年陳寵晉穆帝永和六年辛謐

發明　王舜雖殞於病悸然不免書莽太師書死者篡漢之謀舜實預之且又居其位也龔勝雖為莽所迎然特筆書不食卒者不仕篡逆能全大節歸潔其身也一予一奪而襃貶之情見矣命義之戒嚴矣士君子出處之致昭矣

瀕河郡蝗生質實　瀕河郡漢初所置治平陰縣以瀕河山得名東漢省之故址在開封府鄭州城西北五十里○河決

河決魏郡泛清河以東數郡先是莽恐河決為元城冢墓害及決東去元城不憂水故遂不隄塞

魏郡注見成帝綏和二年清河郡名注見元帝永光五年元城漢之縣名屬魏郡曹魏因之後魏析置貴鄉縣北齊省入貴鄉隋復置治古殷城唐貞觀中又省入貴鄉大歷初復置五代唐改興唐縣晉復為元城縣宋金因之元初省入大名縣尋復置本朝因之改為大名府治所仍隷焉

壬申四年春莽殺匈奴順單于登

莽邉將言虜冦皆咸子角所為故莽斬登集覽咸子角咸右犂汗王之名也其子名角

定東西郡及諸侯員數

莽下書以洛陽為東郡常安為西都諸侯員千八百附城數亦如之以侯有功諸公一同有衆萬户其餘

以是為差以圖簿未定未受國邑且令受奉 集覽 附城都內月錢數千諸侯皆困乏至有傭作者

孺子嬰時當賜關內侯爵者更名附城諸公一同諸公謂諸封公者一同皆百里也受奉都內奉與俸同

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都內令丞張安世傳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注都內主藏官也 質實 洛陽縣名注見周顯王五年常安縣名注見惠帝五年長安縣

令民得賣田

莽性躁擾不能無為每有所興造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制度又不定吏緣為姦天下謷謷陷刑者衆莽知民愁怨乃令民食王田者皆得賣之然他政誖亂刑罰深刻賦斂重數猶如故焉 集覽 吏緣為姦吏治入者也旁緣而為姦

西南夷殺牂牁大尹駱人入邊

初五威將帥出西南夷改句町王為侯王邯怨怒莽諷牂牁大尹周歆詐殺邯邯弟承起兵殺歆州郡擊之不能服莽又發高句驪兵擊匈奴不欲行彊迫之亡出塞犯法為寇嚴尤奏宜令州郡且慰安之今匈奴未克夫餘濊貉復起此大憂也莽不聽詔尤擊之尤誘高句驪侯騶至而斬焉於是貉人愈犯邊東北西南皆亂莽志方盛以為四夷不足吞滅專念稽古之事

集覽 句町注見成帝河平十年駒町國王邯句町王名邯高句驪東夷國名居遼東之東句古侯反驪與麗通力之反其先出夫餘王嘗得河伯女閉於室內為日所照既而有娠生一卵置煖處有一男破而出及長字之曰朱蒙其俗言朱蒙者善射也雖一矢殪獸甚多夫餘人謀欲殺之朱蒙遂走至紇骨城居焉號曰高句麗因以高為氏括地志云高句

麗都平壤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也古朝鮮地濊貊東夷國名濊一作薉音烏外烏廢二反貊通作貊莫客反趙襄子破并代以臨胡貉索隐曰貉即薉也三韓之屬與高麗同種在辰漢之北高麗沃沮之南朝鮮之東東窮大海皆以薉為氏正義曰貊北方豸種

書法　殺大尹叛也不書叛何莽叛者也故益州殺大尹止書擊天鳳四年

癸酉五年　春二月太皇太后王氏崩

莽既改號太后為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乃隳壞孝元廟更為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文母篹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置酒請太后既至見廟廢徹塗地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壊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慢神

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食不樂而罷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又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食至是崩年八十四葬渭陵與元帝合而溝絕之新室世世獻登其廟元帝配食坐於牀下

集覽　饗食堂饗與饌同說文具食也與何治而壞之與去聲讀如干預之預與何治者猶言干何事也壞音怪毀之也與元帝合而溝絕之溝絕謂於兆域外溝穿之欲其絕於漢也左傳定元年昭公之喪至自乾侯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鵞諫之乃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注闞魯羣公墓所在也公氏猶言公之墓宅昭公將祔葬於闞季平子惡昭公欲使役徒溝絕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後雖不為溝猶葬於先君墓道之外孔子故自昭公墓外為溝使與先君墓合明臣無貶君之義獻登食貨志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餘九年食然後王

德流洽禮樂成焉注進
上農功諸事業名登

正誤 獻登其廟今按此但謂祭獻登上其廟耳當依王莽傳及通鑑本文作獻祭其廟

質實 渭陵注見成帝建始元年

書法 不書新室文母何不絕之於漢也成新莽之纂者太后也其不絕之何其握璽其令官屬黑貂其用漢家正臘猶有漢氏之心焉然則其不書漢太皇太后何不成莽之為新也故以恒辭書之是故不成莽之為新則太皇太后不書漢成李氏之為唐則故后蕭氏書隋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

發明 莽已更號新室文母而此不書者不予其改也太后雖為內主成莽之篡然實非本心特其始焉惑於莽之欺而已及夫事勢已成固已末如之何況太后之心未嘗一日忘漢此綱目所以

止書太皇太后之號亦以遂其本心不絶之於漢云爾夫豈過予之哉

烏孫大小昆彌遣使入貢

莽以烏孫國人多親附小昆彌欲得烏孫心乃遣使者引小昆彌使坐大昆彌使上師友祭酒滿昌劾奏使者曰夷狄以中國有禮誼故屈而服從大昆彌君也今序臣使於君使之上非所以有夷狄也奉使大不敬莽怒免昌官 質實烏孫國名注見武帝元狩元年

焉耆殺莽都護但欽

西域諸國以莽積失恩信焉耆先叛殺欽西域遂瓦解 質實焉耆國名注見隋煬帝大業元年

十一月彗星出

書法　間一歳而兵大起矣天道恒象信哉綱目書彗十有七未有無應者也詳周顯王六年

○匈奴烏珠留單于死烏累若鞮單于咸立

匈奴用事大臣須卜當常欲與中國和親見咸為莽所拜遂越次立之　集覽烏累若鞮單于之號也累力追反鞮丁奚反咸為莽所拜事詳見前年

甲戌天鳳元年春正月莽遣其太傅平晏之洛陽相宅

莽下詔將以是歳行巡狩禮即于土中居洛陽之都既而不行先遣晏等相宅圖起宗廟社稷郊兆云

集覽即于土中即就也書召誥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蔡氏曰洛陽天地之中四方朝貢道里均焉故曰土中社稷社所以祭后土稷所以祭穀神正義曰記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

曰王社然為百姓祈也祭當主於大社其稷與社共
祭亦當為大社社社稷馬左傳昭二十九年共工氏有
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烈山氏之子曰柱為
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三月晦日食集覽日食詩註疏日食者月食之也何休云不言月者形不可得而覩故疑言

日有食之杜預曰日行遲月行疾月適及於日而與之
會交會而日月同道則食月或在日道表或在日道裏
則不食也又日食既注見惠帝七年又
日有食之詳見穀梁傳隱三年注疏

○莽策免其大司馬逯並

莽自即真尤備大臣有言其過失者輒
扳擢孔仁等以敢擊大臣故見信任

夏四月隕霜殺草木

書法武帝之世嘗書四月隕霜殺草矣於是復見而加重焉終綱目書霜四而書四月者二詳

武帝元光四年舍是無書四月隕霜者矣

○六月黄霧四塞

書法終綱目書黄霧四塞二皆為王氏也五侯之封也黄霧四塞莽之將敗也亦黄霧四塞霧惡氛也王氏蓋以是始終焉

○秋七月大風雨雹

風拔木飛北闕瓦雹殺牛羊

書法書雹多矣未有書大風雨雹者書大風雨雹始此終綱目書雹二十四而書大風雨雹者

五是年安帝永初元年二年
元初六年靈帝建寧二年

莽置萬國

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州牧分六卿六尉六隊六郊六服總為五國後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民不能紀每下詔書輒繫其故名云

集覽 卒正莽改太守曰卒正連率漢書莽改守曰連率疑守字誤必是監字率與帥同記王制十國以為連連有帥注連猶聚也帥長也率色類反六隊以南陽為前隊河内為後隊頴川為左隊弘農為右隊河東為兆隊滎陽為祈隊顔師古曰隊音遂

北邊大饑人相食莽與匈奴和親

匈奴求和親莽即遣使賀單于初立紿言侍子登在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聽命莽燒殺之會緣邊大饑人相食莽乃徵還諸將罷屯兵單于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家故事然內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前死怨恨寇虜從左地入不絶使者問單于輒曰烏桓與匈奴黠民共為寇譬如中國有盜賊耳咸初立持國威信尚淺盡力禁止不敢有二心莽復發軍屯

集覽 紿言侍子登在紿與詒通欺紿也始建國三年登來入侍四年莽斬之矣今紿之曰登見存購求陳良終帶購贖也良與帶先於始建國二年降匈奴

書法 於是匈奴求和親其不書求何建武二十二年書求惡莽也故書莽與

益州蠻夷殺其大尹莽發兵擊之貿實益州注見後主建興三年

莽改錢貨法

莽復申下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價值而罷大小錢改作貨布貨泉二品並行每一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於刑

乙亥二年春民訛言黃龍死

民訛言黃龍墮死黃山宮中走觀者萬數莽捕擊之集覽黃山宮在京兆興平縣西三十里地名槐里

書法終綱目書訛言三詳成帝建始三年舍是無書者矣

莽改匈奴單于曰恭奴善于

莽改單于號單于貪莽金幣曲聽之然寇盜如故

五原代郡兵起質實　五原郡名注見明帝永平八年代郡注見楚義帝元年

莽意以為制定則天下自平故鋭思於地理制禮作樂講合六經之説公卿旦入暮出論議連年不決不暇省獄訟寃結民之急務縣宰缺者數年守兼一切貪殘日甚繡衣執法在郡國者並乘權勢傳相舉奏又公士分布勸農桑班時令按諸章冠蓋相望交錯道路召會吏民逮捕證左郡縣賦斂遞相賕賂白黑紛然守闕告訴者多莽自見前顓權以得漢政故務自攬衆事又好變改制度政令煩多當奉行者輙質問乃以從事前後相乘憒眊不渫莽常御燈火至明猶不能勝尚書因是為姦寢事上書待報者連年不得去拘繫郡縣者逢赦而後出衛卒不交代者至三歲穀糴常貴邊兵二十餘萬人仰衣食縣官五原代

郡尤被其毒起為盜賊數千人為輩轉入旁郡莽遣兵擊歲餘乃定集覽守𤋮一切顔師古曰大縣曰一切謂縣中事太守𤋮主之按諸章按察行也諸章凡諸憲章也猶今之憲司照刷文卷證左前楊惲傳左驗明白注左子我反言在左右見此事者又唐太宗名劉洎問狀引馬周為左注左子賀反證也

正誤縣官缺者數年守𤋮一切貪殘日甚今按縣宰缺久不除補他官權守𤋮攝如毛義為安陽尉守安陽令也當於𤋮字句絶一切屬下句

邯鄲以北大雨水出質實邯鄲縣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水深者數丈流殺數千人

丙子三年春二月地震

莽大司空王邑以地震乞骸骨莽不許曰天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動靜辟翕萬物生焉其集覽辟通作闢開也翕收歛也好自誣飾皆此類也

大雨雪

雪深一丈竹柏或枯

書法三月雨雪四月雨雪記異也此二月爾何以書大雪也二月矣而雪深一丈竹柏為枯斯可謂異矣是以書之

夏莽始賦吏祿

先是莽以制作未定上自公卿下至小吏皆不得俸祿至是始賦吏祿又曰古者歲豐則充其禮災害則

有所損上計時通計天下幸無災害者太官膳羞備品即有災害以什率多少而損膳馬公卿以下各分州郡國邑保其災害亦以什率多少而損其祿中都官吏食祿者以太官膳羞備損而為節莽之制度煩碎如此課計不可理吏終不得祿各因官職為姦受取賕賂以自共給焉

集覽 上計奉上戶口錢穀之數若今計帳也注見漢宣帝地節三年中都官吏謂京師諸官府也正義曰若京都府吏

書法 書始賦何緩也莽篡位八年矣制度未定於是始賦祿焉綱目書始賦祿三是年莽[illegible]甲子年魏乙卯年東魏書始命邑一壬子年周皆緩辭也

長平岸崩壅涇水莽復發兵擊匈奴**質實** 長平岸未詳處所或疑即長平坂注見漢宣帝甘露二年涇水注見秦王政元年

莽羣臣以岸崩上壽曰河圖所謂以土填水匈奴滅亡之祥也莽乃遣將擊匈奴至邊上屯

書法 書復何莽背約也既與和親矣

秋七月晦日食○冬莽大發兵擊益州蠻不克越巂蠻亦殺其太守

質實 益州注見後主建興三年越巂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

莽兵擊蠻者疾疫死十六七賦斂民財什取伍益州虛耗而不克莽更遣將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十萬人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饑疫復大賦斂就都大尹馮英言今調發諸郡兵穀訾民什取其四空破梁州功終不遂宜罷兵屯田明設購賞莽怒免英官越巂蠻夷任貴遂殺太守枚根自立為邛穀王

集覽 兵穀訾民謂兵器穀粟訾財民丁

正誤 調發諸郡兵穀訾民什取其四

今按當於穀字句絶訾民屬下句漢書訾上有復字顔師古註發民訾財什取其四也

莽遣五威將王駿出西域焉耆襲殺之

莽遣駿與都護李崇出西域諸國郊迎送兵穀焉耆詐降而聚兵自備駿等至伏兵襲殺之西域遂絶

丁丑四年 夏六月莽更授諸侯茅土於明堂

莽好空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吝嗇託以地理未定故且先賦菁茅四色之土用慰喜封者集覽賦菁茅四色之土漢書注顔師古曰賦班也儒者以為菁菜名也茅三脊茅也莽此言以為一物則是謂菁茅為善茅也古者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為壇廣五丈凡封諸侯受天子大社之土各割其所封之方色土與之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授之使立社於其國燾以黄土苴以白茅黄取王者覆燾四方茅

取其潔錫之以茅然後得祭使之縮酒索禹貢包匭菁茅孔氏曰菁以為葅茅以縮酒鄭氏曰茅有毛刺曰菁茅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蔡氏曰管子曰江淮之間一茅而三脊名曰菁茅菁茅一物也孔氏謂菁以為葅非是今辰州麻陽縣苞茅山出苞茅有刺而三脊括地志云苞茅山在辰州盧溪縣西南三百五十里

秋鑄威斗

以五石銅為之若北斗欲以厭勝衆兵司命負之出在前入在旁 集覽 五石銅李奇曰以五色藥石及銅為之長二尺五寸顏師古曰若作鍮石之為

書法 秦鑄金人不書此其書何譏愚也莽鑄威斗欲以厭勝衆兵以是為愚也故書終綱目書

鑄六是年靈帝中平三年鑄銅人後主建興十五年魏鑄銅人唐中宗嗣聖三年鑄大儀十一年鑄天樞十四年鑄九鼎皆譏也魏大像書作不與焉

臨淮琅邪及荆州緑林兵起

莽置羲和命士以督五均六筦皆用富賈為之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百姓愈病莽復下詔申明六筦為設科禁犯者罪至死民摇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而旱蝗相仍獄訟不決吏旁緣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自保貧者無以自存於是並起為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臨淮瓜田儀等依阻會稽長州琅邪呂母聚黨數千人殺海曲宰入海中為盜其衆浸多至萬數荆州饑饉民衆入野澤掘鳧茨而食之更相侵奪新市人王匡王鳳為平理諍訟遂推為渠帥衆數百人諸亡命者馬

武王常成丹等皆往從之藏於綠林山中數月間至七八千人又南郡江夏衆皆萬人莽遣使者赦之還言盜解復合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可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為盜賊莽大怒免之或言民驕黠當誅及言時運適然且滅不久莽說輒遷官

集覽六筦筦與管同漢書字作斡亦通用謂主領也莽設六筦之令命縣官酤酒賣鹽鐵器鑄錢諸采取名山大澤衆物者稅之吏旁緣莽禁吏依旁因緣莽之禁制而為侵刻臨淮郡名徐州之域南臨淮水今泗州是瓜地名今瓜州渡是在江都縣南四十里江之濱本揚子江中之沙磧也與京口西津渡對境長州州本作洲秦置會稽郡長洲縣隸焉今平江府長洲縣琅邪郡呂母琅邪郡徐州之域後漢為琅邪國唐改沂州今屬益都呂母姓名琅邪人鳬茨鳬音符茨本作茈音才支反爾雅芍鳬茈也注鳬茈

生下田苗似龍須而細根如指頭黑色可食　正誤　臨淮瓜田儀等今按瓜田非地名服虔云姓瓜田名儀　質實　一統志云臨淮　漢之郡名治盱眙縣晉改為盱眙郡南齊於此置北兗州陳屬北譙州唐屬楚州宋置盱眙軍後仍為縣紹定中改招信軍元陞招信路尋改臨淮府後仍為盱眙縣屬泗州國朝因之屬鳳陽府會稽郡名注見景帝三年越國長洲本吳之苑名漢為吳縣地自晉至隋皆因之唐萬歲通天初析置長洲縣乾元間置長洲軍大歷間復為縣宋元仍舊國朝因之屬蘇州府琅邪郡名注見光武建武五年海曲漢之縣名屬琅邪郡舊設鹽官名日照鎮魏晉以來俱屬莒縣金始置日照縣屬莒州元仍舊國朝因之屬青州府荆州注見獻帝建安十二年野澤未詳處所新市地名注見地皇三年馬武南陽湖陽人王常潁川舞陽人綠林山注見地皇二年南郡注見獻帝建安十二年江夏郡名注見獻帝建安十三

年

戊寅五年春北軍南門災○莽以費興為荊州牧未行免

莽以興為荊州牧見問到部方略興對曰荊揚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為業間者國張六筦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饑窮故為盜賊興到部欲令明曉告盜賊歸田里假貸犂牛種食闕其租賦冀可以解釋安集莽怒免興官

書法自巳已改諸官名至是始書牧終莽之身書牧者再費興田況皆賢而不果用者也為三州民惜之故書

莽考吏致富者收其財以給軍考異按統系例注曰篡賊事亦連書但每

歲首及有異事一加其名此上文已書
莽以費興為荆州牧此句上莽字疑羨
吏以不得俸祿並為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莽乃
考諸軍吏及緣邊吏為姦利增產致富者收其家所
有財產五分之四以助邊急開吏告其
將奴婢告其主冀以禁姦而姦愈甚
莽孫宗自殺
宗自畫容貌被服天
子衣冠發覺自殺
莽大夫揚雄死
成帝之世雄以奏賦為郎給事黃門與莽及劉秀並
列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莽賢為三公權傾人主
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雄以耆
老久次轉為大夫恬於勢利好古樂道欲以文章成

名於後世乃作太玄法言用心於内不求於外人皆忽之唯劉秀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為絶倫鉅鹿侯芭師事焉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及棻坐事誅辭連及雄時雄校書天禄閣上使者來欲収之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以雄不知情詔勿問然雄所作法言卒章盛稱莽功德可比伊尹周公後又作劇秦美新之文以頌莽君子病焉

集覽

三世歴仕哀平孺子嬰耆老久次賀揚云耆至也言至老境也久次謂久在位次未得改除太玄法言揚雄以為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故作法言侯芭鉅鹿人芭音葩劇秦美新劇奇逆反戲劇也美稱美也

正誤

揚雄三世不徙官今按雄自成帝時奏賦為郎給事黄門三世正謂成帝哀帝平帝也及王莽簒位乃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不數孺子嬰也劇秦美新之文今按文選載揚子雲劇秦美新文篇内歴叙上古三代而曰獨秦屈起西

戎云云二世而亡何其劇歟注云劇甚也題曰劇秦美新蓋以秦皇無道為甚而美新莽之德也

質實 桓譚沛國相人鉅鹿郡名注見靈帝中平元年

書法 莽臣皆書死賊之也莽大夫多矣特書揚雄所以深病雄也終綱目卒書死者莽臣之外前范增後胡僧不空而已

發明 所貴乎士君子者以其審於出處之際明於去就之義者也武王行大義平殘賊舉天下莫或非之伯夷叔齊乃獨奮然恥其所為不食周粟而死若二子者豈好死而惡生哉誠以君臣天地之大義亘古今而不可泯故寧死而不屈爾自世道堙微士君子不明於大節故有忍恥蒙垢仕非其地者其間亦或身處下僚自以為託迹吏隱祿以代耕借是以文其說抑不知辭尊居卑辭富

居貧在昏庸之世猶或可以自解至於篡逆之人烏可一日處其位哉揚雄在哀平間固嘗出仕於朝與董賢王莽輩比肩並列當其權勢熏灼雄不苟於附媚安於恬退誠足嘉尚者洎莽篡國之後雄以前朝舊人不於此時亟引而退與龔勝辞方郭欽蔣詡諸賢並驅爭先乃復貪戀爵祿隱忍不去雖位非通顯然亦既立其朝而臣事之矣莽以斗筲穿窬之才身負弒逆文姦飾偽盗竊漢祚士君子稍有人心者必羞見其面目安有拜伏於前為之臣子受其爵食其祿而不知愧恥者哉雄以一身事二姓大節已虧況於稱莽功德與夫劇秦美新等作又君子之所病者固宜直筆深貶之也或者顧謂雄家素貧苟不仕莽朝何以自給豈知士君子當安於命義不當以苟活為心誠使遁迹丘園饑餓而殁既能不辱其身所獲多矣昔程頤子有言饑餓死最輕失節事最大觀綱目所書莽

大夫揚雄死則雄之失身於莽盡東海之波不足以湔其恥矣士君子之立身至此豈不深可歎哉

豈不深可惜哉

琅邪樊崇東海刁子都等兵皆起

琅邪樊崇起兵於莒衆百餘人羣盜以崇猛勇皆附之一歲間至萬餘人逢安徐宣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從崇轉掠青徐間又有東海刁子都亦起兵鈔擊徐兗莽遣使者發兵擊之不能克

集覽 刁子都刁音貂姓出渤海齊大夫豎刁之後

質實 莒縣名注見獻帝建安二年東海郡名注見秦二世二年

烏累單于死弟呼都而尸道皋若鞮單于輿立考異此句

上漏匈奴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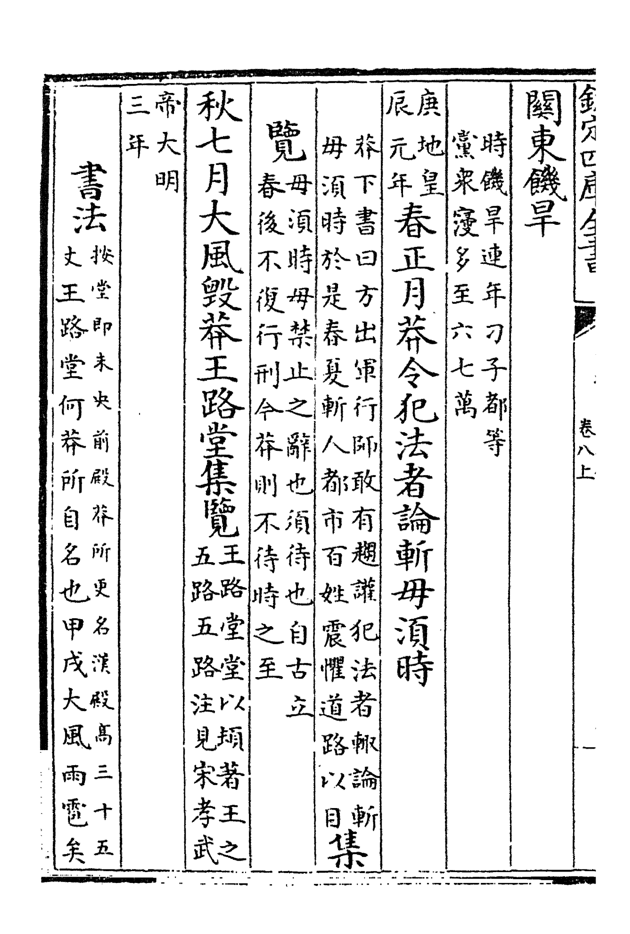
已卯 六年 春莽立須卜當為單于大募兵擊匈奴

莽遣王歙誘當將至長安立為須卜單于大司馬嚴尤曰當在右部單于動靜輒語中國此方面大助也今迎置長安槀街一胡人耳莽不聽而匈奴寇邊益甚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一切稅天下吏民訾三十取一欲以擊匈奴輔立當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黄綬皆保養軍馬以秩為差又博募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饑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輒試之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為理軍賜以車馬待發嚴尤諫曰匈奴可且以為後先憂山東盜賊莽大怒策免尤大司空史范升奏記司空王邑曰朝以遠者不服為至

念升以近者不悅為重憂今動與時戾事與道反馳騖覆車之轍踵循敗事之後後出益可怪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藜藿不充田荒不耕穀價騰踊斛至數千吏民陷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民也如此則胡貊守關青徐之寇在於帷帳矣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懸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邑不聽

輙語去聲說示之藁銜注見元帝建

集覽 昭四年黃綬百官表大夫博士御史謁者郎秩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正義曰綬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以秩為差隨祿秩之高下養軍多少也差楚宜反參差不齊也禮記其祿以是為差注差音初佳反非也大司空史史官屬也范升為大司空史藜藿藜草名即今落帚也或謂落藜初生可食藿豆葉也正義曰藜似藿而表赤史記糲梁之食藜藿之羹



關東饑旱時饑旱連年刁子都等黨衆寖多至六七萬

庚辰地皇元年春正月莽令犯法者論斬毋須時莽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敢有趨讙犯法者輒論斬毋須時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道路以目

集覽毋須時毋禁止之辭也須待也自古立春後不復行刑今莽則不待時之至

秋七月大風毀莽王路堂集覽王路堂堂以顯著王之五路五路注見宋孝武帝大明三年

書法按堂即未央前殿莽所更名漢殿高三十五丈王路堂何莽所自名也甲戌大風雨雹矣

而莽不悟於是復大風而毀其所謂王路堂者焉若曰自是王不王矣閱二歲而莽誅天道不誣信哉終綱目書大風十有三詳武帝元光五年毀宮殿者一而已書堂始此終綱目書堂五是年莽王路堂靈帝中平二年萬金晉元帝大興元年劉曜鐙斯明百尺武帝太元五年秦敕武唐中宗嗣聖五年武后天堂

○九月莽起九廟於長安城南

黄帝廟方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半之功費數百餘萬卒徒死者萬數

書法 宗廟書立臺觀書起恒辭也廟未有書起者此其書起何峻宇也於是高者至十七丈故以臺觀之辭書之是故宮殿過高則書起詳武帝太初四年宗廟過高則書起宗廟書起終綱目一

而已

矣

大雨六十餘日○鉅鹿男子馬適求等謀誅莽不克死

適求等謀覺連及郡國豪傑數千人皆為莽所殺

書法　劉崇翟義劉快起兵討莽書死之予節也此書謀誅莽矣其不書死之何求謀誅莽正也不克則死死而已謀覺之後連及者數千人則與慷慨就義者異矣故書謀誅一也於段秀實則書死之唐德宗建中四年於是馬適求則止書死綱目之權衡審矣

莽更鑄錢法

莽以私鑄犯法者多不可勝刑乃更輕其法鑄者與妻子沒入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

由是犯者愈衆檻車鎖頸傳詣長安鍾官以十萬數死者什六七集覽比伍比毗至反周禮地官族師五家為比五人為伍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也鍾官百官表武帝置水衡都尉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鍾官令辨銅令食貨志注如淳曰鍾官主鑄錢

以唐尊為大傅

尊曰國虛民貧咎在奢泰乃身短衣小褏乘牝馬柴車藉槀以瓦器飲食又以歴遺公卿出見男女不異路者尊自下車以象刑赭幡汙染其衣莽聞而悅之下詔申敕公卿思與厥齊封尊為平化侯集覽柴車車之不裝飾者即棧車也竹木之車為棧車周禮巾車曰士乘棧車注棧車不革輓而漆之棧才產反楚世家篳路藍褸服虔曰篳路柴車素大輅也藉槀藉慈夜反身之所依據也槀亦作藳禾稈也史炤

曰槀蒲蒻也藉槀而坐以示儉約以象刑赭幡汙染其衣象刑注見平帝元始五年赭音者以丹汙漬巾幡也白虎通曰犯劓者以赭著其衣注謂以赤土染衣也

收郅惲繫獄

惲明天文歷數以為漢必再受命上書說莽曰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令就臣位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莽大怒繫惲詔獄踰冬會赦得出集覽郅惲姓名郅之質實郅惲汝南西平人

辛巳 二年春正月莽妻死太子臨謀殺莽事覺自殺

書法書莽殺其子宇矣又書莽孫宗自殺矣於是復書太子臨謀殺莽自殺屢書不一書所以

著篡逆之應為世戒也宋劭書弒臨書太子矣其書殺何賊莽也綱目之法夷蠻盜賊書殺不書弒是故太子臨書殺安慶緒書殺史朝義書殺臣不臣故子不子也

發明　臨乃莽之子何以不書反莽自弒逆之賊爾然而不書謀誅者臨不得而誅之也若馬適求等則可以書謀誅矣權其輕重而書之此綱目之所以為綱目也歟

○秋隕霜殺菽

書法　綱目嘗書三月隕霜一書四月隕霜二皆記異也此秋也霜其常爾何以書菽未収而霜殺之以是為災也故書終綱目書霜四詳武帝元光四年書秋霜一而已舍是無書霜者矣史失之也

○關東大饑蝗○莽毁漢高廟

莽惡漢高廟神靈遣虎賁武士入廟拔劒四面提擊斧壊戸牖桃湯赭鞭鞭灑屋壁令輕車校尉居其中

集覽虎賁漢百官表虎賁武帝時期門也平帝改曰虎賁郎中郎將掌之主宿衛無常員多至千人次右將府郎賈逵曰天子卒曰虎賁賁舊作奔言其勇猛如虎之奔騰也王莽以古有勇士孟賁故名焉

提擊注見景帝三年提殺

南郡秦豐兵起

豐聚衆萬人平原女子遲昭平亦聚數千人在河阻中莽召問羣臣禽賊方畧皆曰此天因行尸命在漏刻故左將軍公孫禄徵來與議禄曰太史令宗宣以凶為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唐尊飾虚偽以媮名位

賊夫人之子國師劉秀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張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魯匡設六筦以窮工商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恐新室憂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賁扶祿出然頗采其言左遷匡為五原卒正**集覽**天囚行尸顏師古曰行尸走肉言人之無能為猶死尸之僅能行耳以婾婾與偷通苟且也**質實**南郡注見獻帝建安十二年平原縣名注見光武建武五年五原郡名注見明帝永平八年

莽以田況為青徐二州牧既而罷之

初四方皆以饑寒窮愁起為盜賊稍稍羣聚常思歲孰得歸鄉里衆雖萬數不敢畧有城邑轉掠求食日闋而已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鬭中兵而死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諭其故是歲荆州牧討綠林賊王

臣等迎擊大破牧軍鉤牧車屏泥刺殺其驂乘然終不敢殺牧賊遂攻拔竟陵安陸多畧婦女還入綠林中至有五萬餘口又大司馬士按章豫州為賊所獲賊送付縣士還上書具言狀莽大怒因下書責七公曰夫吏者理也宣德明恩以牧養民仁之道也抑彊督姦捕誅盜賊義之節也今則不然盜發不輙得至成羣黨遮略乘傳宰士士得脫者又安自言我責數賊何故為是賊曰以貧窮故耳賊護出我今俗人議者率多若此惟貧困饑寒犯法為非羣盜偷穴不過二科今乃結謀連黨以千百數是逆亂之大者豈饑寒之謂邪七公其嚴敕卿大夫卒正連率庶尹謹牧養善民急捕殄盜賊有不同心并力疾惡黠賊而妄曰饑寒所為輙捕繫請其罪於是羣下愈恐莫敢言賊情者州郡又不得擅發兵賊由是遂不制唯翼平連率田況素果敢發民年十八以上四萬餘人授與庫兵與刻石為約樊崇等聞之不敢入界況自劾奏

莽讓況弄兵以況自詭必禽滅賊故且勿治後況自請出界擊賊所嚮皆破莽以璽書令況領青徐二州牧事況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部吏伍人所能禽也咎在長吏不為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畧不輒督責遂至延蔓連州乃遣將帥多發使傳相監趣郡縣力事上官應責詰對共酒食具資用以救斷斬不暇復憂盜賊治官事將帥又不能躬帥吏士戰則為賊所破吏氣寖傷徒費百姓前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轉相驚駭恐見詐滅饑饉易動旬日之間更十萬餘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藏穀食并力固守賊來攻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勢不得羣聚如此招之必降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帥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況以二州盜賊必平定之莽畏惡況遣使者賜況

頭書因令代監其兵遣況日闕而已闕空穴反西詣長安況去濟地遂敗集覽每轉掠求食隨日而盡鉤牧車屏泥古兵有鉤有鑲引來曰鉤推去曰鑲晏嬰曰曲兵將鉤之是也牧車州牧所乘車也屏必政反蔽也謂鉤取其車而棄諸泥塗中竟陵孫宗鑑東皋雜錄曰自蔡州南至信陽始有山路直至安陸又兩驛至復州並無丘陵之阻曰竟陵者陵至此而竟也括地志云故城在郢州長壽縣南百五十里今復州亦是其地安陸江夏邑屬荊州南朝宋置安陸郡後宋陞德安府綠林元和志綠林山在荊門軍當陽縣東南百二十里輿地廣記曰即當陽長阪也曹操追劉備而張飛拒之即此大司馬士按章豫州大司馬之屬官而位為士也行豫州按察憲章遮畧遮道而抄畧宰士宰相之屬官而位為士也周崇傳宰士注棨辟司徒袁安府故稱宰士七公謂四輔三公也四輔注見漢平帝元始元年三公注見漢哀帝元

壽元年又注見光武建武十三年責數賊計數賊罪而一一責之二科猶言二件謂饑與寒也翼平郡名在齊地自詭自責認滅賊延蔓連州延去聲言賊之滋長猶草之延蔓遂至連接數州力事上官謂郡縣中出力服事之長官

正誤

鉤牧車屏泥今按屏泥車上器屏蔽泥者謂鉤取州牧所乘車上之屏泥也黃霸傳別駕主簿車緹油屏泥於軾前按章豫州令按漢書顏師古注有上章相告者就而按治之二科令按王莽傳大者羣盜小者偷穴不過二科非謂饑與寒也郡縣力事上官令按此謂郡縣盡力奉事上官應塞詰對也

質實

荊州注見獻帝建安十二年一統志云竟陵漢之縣名屬江夏郡晉因之西魏改曰霄城後周復曰竟陵隋初於此置復州後徙治沔陽唐初復移復州治竟陵五代晉改曰景陵縣宋隸安州又仍隸復州端平中縣隨州徙沔陽鎮元仍還舊治國朝因之改屬沔陽州安陸漢之縣名

屬江夏郡晉江夏郡治此劉宋以後為安陸郡治隋以吉陽縣省入唐安州宋元德安府皆治於此國朝初省入德安州後陞州為府而安陸復為縣仍屬德安府綠林山名在荆州府當陽縣東南一百一十里即王莽末年綠林兵起處

書法　莽之吏唯費興田況二人而已皆不果用此莽所以終敗也既而罷之其辭二有幸之之辭有惜之之辭終綱目書既而罷之七莽以田況為青徐二州牧是年隋詔劉孝孫定歷開皇十四年唐設科舉壬子年皆惜之也明帝大起北宮永平三年晉明帝詔琅邪共王為皇考大興二年唐聘鄭氏為充華貞觀八年唐主救齊王景遂參決庶政甲辰年皆幸之也書未行而罷五詳漢丁酉年書尋罷之四詳唐景龍四年書未果行十一詳漢綏和二年

壬午 三年 春二月關東人相食

書法 終綱目書人相食十詳漢初丙申年而莽世凡再書民之不幸甚矣甲戌年是年

○夏四月樊崇兵自號赤眉莽遣其太師王匡將軍廉丹擊之

初樊崇等衆既寖盛乃相與為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莽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討之崇等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匡丹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為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卒如田況之言

集覽 償創創初莊反傷也識別識與誌同記也別異也

綠林兵分為下江新市兵莽遣其將軍嚴尤陳茂擊之

綠林賊遇疾疫死者且半乃各分散王常等西入南郡號下江兵王匡等北入南陽號新市兵皆自稱將軍莽遣嚴尤陳茂擊之 集覽新市晉太康地記江夏郡新市縣屬古荊州 質實一統志云新市地名在德安府孝感縣後漢書王常起新市平林之兵即此地

蝗飛蔽天

書法書蝗多矣未有書蔽天者飛至蔽天害稼可知矣終綱目書大蝗十六蝗三十七詳景帝後元六年莫遠於至燉煌武帝大初元年莫盛於飛蔽天者也

○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

莽聞城中饑饉以問中黃門王業業曰皆流民也乃市所賣梁飯肉羹持入示莽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

秋七月荊州平林兵起

新市王匡等進攻隨平林人陳牧廖湛復聚衆千餘人號平林兵以應之集覽平林地名在隨州隨縣屬古荊州質實一統志云平林漢之縣名屬隨州晉省入之故城在德安府隨州城東北八十里漢王莽末關東平林人陳牧廖湛起兵號平林兵城于此隨縣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

赤眉破廉丹誅之

莽以詔書讓廉丹丹惶恐夜召其掾馮衍以書示之衍因說丹曰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

將軍之先為漢信臣新室之興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名公也人所歌舞天必從之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厲其節納雄傑之士詢忠智之謀興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丹不聽衍奉世曾孫也赤眉別校董憲等衆數萬人在梁郡匡丹引兵進戰兵敗匡走丹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戰死

質實　梁郡注見景帝三年梁國詩人思召公注見唐文宗開成元年甘棠

書法　赤眉破廉丹何不以莽主兵也自書州郡兵起凡戰未嘗主莽言之逆順之辭也於是馮衍說丹毋戰丹不聽及敗王匡走丹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戰死綱目不書死之書誅之勇於從逆者可以懲之矣

發明 赤眉賊也廉丹將也觀丹盡心所事力戰而死自謂得死節之誼而綱目乃以誅書之何哉誅丹所以誅莽也賊莽簒逆凡事莽之徒皆賊爾雖盜賊亦得而誅之綱目於事莽之人必正其罪蓋誅其黨所以孤元惡室賊亂之原也其旨嚴矣昔荀況有曰凡誅非誅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者是亦賊也此即廉丹之類也

漢宗室劉縯及弟秀起兵舂陵興復帝室新市平林兵皆附之

初長沙定王發生舂陵節侯買買生戴侯熊渠熊渠生考侯仁仁以南方卑濕徙封南陽之白水鄉與宗族往家焉仁卒子敞嗣值莽簒位國除節侯少子外為欝林太守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欽娶

湖陽樊重女生三男縯仲秀縯性剛毅慷慨有大節常憤憤懷復社稷之慮不事家人居業傾身破產交結天下雄俊秀隆準日角嘗受尚書長安畧通大義性勤稼穡縯常非笑之比於高祖兄仲秀嘗過穰人蔡少公少公頗學圖讖言劉秀當為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乎秀戲曰何由知非僕耶坐者皆大笑宛人李守好星歷讖記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為輔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汎愛容衆可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會秀賣穀於宛通遣軼往迎秀與相約結定謀欲以立秋材官都試騎士日刼前隊大夫甄阜及屬正梁丘賜以號令大衆使軼與秀歸舂陵舉兵以相應於是縯召諸豪傑計議曰王莽暴虐百姓分崩今枯旱連年兵革並起此亦天亡之時復高祖之業定萬世之秋也衆皆然之於是分遣親客於諸縣起兵縯自發舂陵子弟子

弟恐懼皆亡匿曰伯升殺我及見秀絳衣大冠皆驚
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稍自安凡得子弟七八千人
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部秀時年二十八李通未發
事覺亡走父守及家屬坐死者六十四人續死族人
招說新市平林兵與其帥王鳳陳牧西擊長聚進屠
唐子鄉又殺湖陽尉進拔棘陽李軼鄧晨皆將賓客
來會

集覽 舂陵章懷曰舂陵鄉名本屬零陵郡冷道縣
漢元時徙南陽蔡陽縣白水鄉仍改舂陵案
今道州古舂陵郡隆準日角應劭曰隆高也準謂鼻
頭也日角謂庭中骨起狀如日縯常非笑之縯好俠
養士每見其弟事田業輒非而笑之比於高祖兄仲
仲高祖兄之名也高祖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
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孰與仲多穰注見周赧
王十四年宛注見同上十七年軼弋質反伯升劉縯
子立秋材官都試騎士日材官多力之士也都試謂
總閱試習武備也以立秋日為期貢父曰案漢謂講

武為都試有誤以都字為尉字者前隊隊音遂天鳳元年莽分六隊以南陽為前隊梁丘賜梁丘複姓賜名也大冠武冠也俗謂之大冠環纓無緌以青絲為緄加雙鶡尾豎左右謂之鶡冠鶡音芬勇雉也其鬬對一死而止董巴輿服志大冠者謂武官冠之貢父曰案當云大冠者謂武冠武官冠之少武冠二字棘陽本漢蔡陽縣地屬南陽郡隋改棗陽縣宋陞為棗陽軍

質實

一統志云長沙國名注見獻帝興平二年舂陵鄉名在襄陽府棗陽縣南三十里漢記云元朔五年以零陵郡冷道縣舂陵鄉封長沙王子買為舂陵侯至戴侯仁請徙南陽郡元帝時乃徙蔡陽縣白水鄉為舂陵侯望氣者蘇伯阿見舂陵城喟曰氣佳哉鬱鬱葱葱及光武即位改曰章陵南陽郡名注見秦二世三年白水鄉在襄陽府棗陽縣南三十里其東南二里有漢光武故宅在焉鬱林郡名注見武帝元鼎六年鉅鹿郡名注見楚義帝元年襄國南

頃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九年湖陽漢之縣名屬南陽郡晉省入棘陽魏復置西魏於此置湖州後州廢唐以縣屬唐州元廢之故址在南陽府唐縣南漢光武封姊為湖陽公主即此唐子鄉即唐子山也在南陽府唐縣南一百里漢高鳳嘗隱於此棘陽漢之縣名屬南陽郡即古謝國地以居棘水之陽得名後周省入新野縣故城在南陽府鄧州境内元志云棘陽有鎮介於新野湖陽二縣之間是也集覽以為棗陽釋之可謂誤矣鄧晨南陽新野人

書法 縯書漢宗室則與崇快又異矣是故書起兵多矣未有書興復帝室者書興復帝室特筆也終綱目惟劉縯兄弟書起兵興復唯琅邪王冲書舉兵匡復唐中宗嗣聖五年唯淮南西川書移檄興復唐昭宣帝天祐四年

發明 前此臨淮緑林樊崇秦豐等皆書兵起以見討賊之意然猶不盡予之者崇等依阻山林聚衆為盜非能仗義誅討故也至是伯升兄弟唱義其名始正是以綱目大書漢宗室起兵與復帝室然後人神之憤可伸賊莽不足平矣

下江兵與莽荆州牧戰大破之

嚴尤陳茂破下江兵成丹等收散卒復振與荆州牧戰於上唐大破之 **集覽** 上唐地名在江陵境內

冬十一月有星孛于張○漢兵與莽守將甄阜梁丘賜戰不利遂與下江合兵襲取其輜重

劉縯欲進攻宛至小長安聚與甄阜梁丘賜戰敗縯復收兵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萬南臨沘水新市平林見漢兵數敗各欲解去合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縯與秀俱造其壁曰願見下江一賢將議大事衆推王常縯見常說以合從之利常大悟曰王莽殘虐百姓思漢今劉氏復興即真主也縯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為餘將言之皆曰大丈夫既起當各自為主何故受人制乎常乃徐曉說之曰王莽苛酷積失百姓之心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也故使吾屬因此得起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舉大事當下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若負彊恃勇觸情恣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勢尚至夷覆況今布衣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舉宗起兵觀其來議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此天所以祐吾屬也諸將素敬常乃皆謝曰無王將軍

吾屬幾陷於不義即引軍與漢軍及新市平林合於是諸部齊心同力銳氣益壯績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分為六部十二月晦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

集覽 沘水索隱曰南陽郡沘陽縣沘水出馬沘畀履反宜秋地名合從之利言講好為便也從將容反瓚曰以利合曰從過秦論合從締交徐曉說之徐紓緩也曉開喻也說音輸芮反

正誤 宜秋今按李賢曰宜秋聚名在沘陽縣續漢志南陽平氏縣有宜秋聚曲為辭語以誘之也爽蹬夷滅覆敗也

質實 一統志云沘水源出南陽府唐縣大胡山一名馬仁陂乃聚澤也溉田萬頃漢因此水置沘陽縣

書法 特筆也其特筆何此皁賜所以速誅也綱目之法征戰之際苟有關於成敗之故者必特筆書之故漢王燒楚積聚書詳楚漢丁酉年漢兵襲取蔡輜重書是年曹操襲破紹輜重書獻帝興

平五
年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八上